

陸志韋  
近代漢語  
音韻論集

商 務 印 書 館

# 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

商 務 印 書 館

1988年·北京

FF66/27

LÜZHÌWÉI JÌNDÀI HÀNYŮ YĪNYŮN LÜNJÍ

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0363-6/H 129

---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8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100 千

印數 2,100 冊

印張 4 1/4

定價: 1.20 元

## 陸志韋先生略傳

陸志韋先生，浙江省吳興縣人，生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一九一三年畢業於東吳大學，一九一五年去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生物學部心理學系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二〇年回國後，歷任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燕京大學教授、系主任，燕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

解放後，陸先生繼續主持燕京大學工作。一九五二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後，陸先生轉到中國科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語言學的研究，任一級研究員、漢語史研究組組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在此期間，他先後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語文》雜誌社編委等職。

陸先生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七歲。

陸先生是我國著名心理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和詩人。他學識淵博，在心理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上造詣很深，著作很多。他是我國心理學開創者之一。他在漢語音韻史、漢語語法學、文字改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內外享有聲譽。

陸先生語言學主要著作有：《古音說略》、《漢語的濁聲母》——The Voiced Initial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詩韻譜》、《〈說文解字〉讀若音訂》、《古官話音史》（論文九篇，均收入本集）、《北京

話單音詞詞彙》、《漢語的並立四字格》、《漢語的構詞法》(與管燮初等合著)等。

## 編輯說明

這裏匯輯的陸志韋先生關於近代漢語音韻的論文九篇，曾經陸續發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燕京學報》（第三十一期至第三十四期），是內容相連貫的一組作品，原定總名《古官話音史》，但未成集。

陸先生這個集子的主要內容，是把十一世紀到十七世紀出現的幾種重要的音韻資料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現代語音學的原理對它們所代表的音韻系統作了描寫和說明，提出了他對近代漢語音韻發展的一些新穎的見解，可以看作他的《古音說略》的續編。

陸先生提出的關於《中原音韻》所代表的是十三、十四世紀的北方官話音系，但不是今北京音系的直接源頭；當時的北方官話音系實際上有入聲；入聲的消失經歷了濁音先變、清音後變的過程，清入聲的消失是相當晚起的事；北方官話的濁音清化始於十一世紀；照三和照二在《中原音韻》時代還能分立；見系細音的聲母在《中原音韻》時代還沒有齶化等等論點都富有啓發性。這些論點可以引導我們去對近代漢語音韻發展作進一步的探討。陸先生這個集子中關於處理材料的方法，分析研究的手續，也有不少獨到之處。這些，對於漢語音韻史的工作，都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我們編輯了本集，以饗讀者，並以此紀念陸志韋先生。

本集的編校工作是由楊耐思同志擔任的。原文以《燕京學報》所發表的為準，各篇的先後次序依照原樣。原文有明顯排錯的或

筆誤，酌情做了改動。文中書名多用略稱，酌情或補為全稱，或用略稱時，在首見處括注。原用音標有跟現在通用音標不同的改從現在通用音標，標點符號及格式也按這個辦法處理。再就是個別名詞、用語作了一點整齊劃一的工作，其餘一仍其舊。限於我們的水平，在這方面可能還存在不少疏漏，請讀者和專家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近代漢語研究室

1979. 11. 11

## 目 錄

|                       |     |
|-----------------------|-----|
| 釋《中原音韻》·····          | 1   |
| 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 | 35  |
| 記蘭茂《韻略易通》·····        | 45  |
| 記徐孝《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  | 54  |
| 記畢拱宸《韻略匯通》·····       | 85  |
|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   | 94  |
| 記《五方元音》·····          | 109 |
| 記《三教經書文字根本》·····      | 122 |
| 國語入聲演變小注·····         | 128 |



## 釋《中原音韻》\*

(附釋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又略述八思巴音)

《中原音韻》是北曲的基本韻書。周德清是元朝江西高安人，然而書裏所傳的語音系統確實代表了當時的或是比十四世紀稍前的北方官話。這倒不是南方人有意的打官話。他因為唱曲的需要，把當時盛行的北曲的韻腳，用純粹歸納的工夫，排列成十九個韻部。他的方法完全符合陳第以後研究《詩》韻的手續。所以他的老師是關鄭白馬而不是等韻或是“平水韻”。從他歸納的結果看來，元朝的曲韻地道的代表當時的官話。當然有些地方性現在無從推測了。例如“歌”字的聲音可以假定爲  $kə$  ( $k\Delta$ )；有的官話方言裏也許唸成  $ko$ 。跟《中原音韻》差不多同時的八思巴譯音也應當是代表當時的官話的，可是有些音兩方面已經不能符合<sup>①</sup>。這樣的分別無關乎韻部分類的大綱。我們很容易爲他的十九韻擬上一套大致不錯的音符。

至於聲母方面，既然不能從曲韻歸納出一個系統來，他的分類可以懷疑麼？也不能。按時代說，他前面有《廣韻》跟後期的等韻，後面有蘭茂的《韻略易通》，徐孝的《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等書。他夾在中間，不容有一點猶豫。他可是並沒有一點錯失。有幾個小點顯明《中原音韻》的系統不能完全代表現在國語的祖語，下文得詳細說明。並且用北方人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來校對，就知道那些小分別並不發源於周氏的土話。

這部書是秦定元年(1324)秋間寫成的。前面有虞集的序，裏

面說起“余還山中，眊且廢矣。”那末，書的刊刻至早只能在元統元年(1333)。後面要討論周書跟卓書的關係。出版的年份不可不認清楚。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當然不在乎版本的考據，或是批評曲韻。近來很有人討論《中原音韻》；特別是趙蔭棠的《中原音韻研究》(國學小叢書本，商務，1936)，我希望讀者先細讀一次，然後可以了解下文跟趙書不合的擬音。我只求略略的說明語音的沿革。對於趙書恕不批評了。下文不提到後期的等韻，或是《五音集韻》。實在是把周書跟《廣韻》直接聯絡起來，在語音沿革的說明上要方便得多。周氏本身就只提到《廣韻》。

### 第一節 《中原音韻》跟《廣韻》大致的分別

元曲把中古的人聲字派入平上去三聲。當時入聲字的性質有點難於說明，不如另作一節討論。先說平上去三聲。

#### 一 聲調的變化

中古的平聲去聲字在今日國音沒有變調。周書有幾個例外；因為版本的錯誤，不必細說。有的像寒山韻的“痺”字收入上聲，《廣韻》作平聲，出乎方言。也許《廣韻》失收，《集韻》就是兼收在上聲的。這在語音上無足輕重。

至於中古的上聲，在今日國音已經大變了。趙元任說(《最后五分鐘》附錄，中華，1929，頁123)，清音(p 等)跟次濁音(m 等)的上聲保存爲上聲，全濁音(b 等，趙作 b' 等)的上聲變爲不送氣的去聲。這全濁音的變化上我不妨舉幾個例外。“祖痞牝究殍挺張禪”等字《廣韻》只作全濁上聲，然而今國音不變去聲，反而變了送

氣的上聲。其中有的出乎《廣韻》的脫略。例如“窵”字，《古今韻會舉要》作“土了切”，“挺”字《集韻》作“他鼎切”，本來就是送氣的上聲。“袒痞窵挺彊”在今吳音不作全濁，乃是送氣的清音“上聲”。韻書脫略之處正多，並非變音的原則上有什麼不周全。

中古全濁上聲字還有的在今國音既不變爲去聲，又不變爲送氣的上聲，而變爲不送氣的上聲，例如“寤”字；或是送氣的去聲，例如“芡”字。一參考今日吳音（“寤” tɕyn, tɕion 降調，“芡” tɕ'ie 升調），就知道變音的原則不錯，而韻書忽略了。然而國音反正還有幾個例外無從解釋。

以上所舉各個例外在《中原音韻》完全符合今日國音。其他正常的變化上，就是中古全濁上聲變爲清去聲的原則上，更不用說《中原音韻》是符合國音的了。可見調的改變至少在六百年以前已經完成了。

## 二 聲母的變化

中古的全濁音 b 並, d 定, dz 從, z 邪, ɬ 澄, ɬ 牀二, dz 禪, ʒ 牀三, j 喻四, g 羣, ɣ 匣, 喻三在《中原音韻》已經完全失去。原來屬於平聲字的，變成清破裂送氣音 (b > p' 等)，或是清摩擦音 (z > s)，(ɣa > xa)，或是影母 (ji > i, yi > i)。原來屬於上去聲的，變爲清破裂音，不送氣（屬於入聲的也變成清音，下詳）。

再跟聲調聯起來說，中古的清平濁平變爲《中原音韻》的陰平陽平。可是中古的上聲跟去聲在《中原音韻》並不分陰陽調，不像現代粵語跟閩語。今國音跟東南音的分道揚鑣，六百年前已然如此了（入聲的清濁也變爲陰陽，《中原音韻》有六調，陰平，陽平，上，去，陰入，陽入。下文再詳）<sup>②</sup>。

此外中古的重唇三等合口在《中原音韻》已經變成純粹的輕唇

音 ( $p^w, p^{w'} > f$  陰,  $b^w > f$  陽)。早期等韻的唇音三等合口我懷疑還是半唇齒的  $pf, bv$ , 《中原音韻》就不同了。 $m^w$  的變音是“w”, 不是“mv”。這些都得在下文詳細解釋。

### 三 開合口的變化

《中原音韻》的開合口就是中古的開合口，只有兩個例外。  
(甲)中古的  $p^w, b^w$  “合口”變  $f$  開口。(乙)中古的  $tʃ, tʃ', dʒ, ʃ$  (照二等)開口變為  $tʂ, tʂ', ʂ$  合口。今國音的變音在元代也已經發現了(八思巴文“萬”作  $wan$ , “莊”作  $tʂəaŋ$ , 趨勢正同)。

### 四 主元音的變化

《切韻》的元音系統極為複雜，所以我猜想他是各種方言的集合系統。到了《四聲等子》跟《切韻指南》合併成攝，情形大為不同。《中原音韻》的簡化更為進步，竟能歸併為十九韻。後來蘭茂因為當時語音上魚、虞系更為窄化 (*i-umlaut*)，又分出來一個韻。這樣，今國音的元音系統已經出現。其中有些小分別待下文逐條說明。

### 五 收聲的變化

中古的  $-m -n -ŋ$  還保存着，並且界限分明。只有收  $-m$  的唇聲字，因為收聲跟聲母的異化 *dissimilation*，已經併入  $-n$  (然而八思巴文的“泛”仍然作  $fam$ )。可見今國音  $-m$  的失去是逐步進行的。先是首尾異化，後來整個失去。現在某種官話裡面  $-n$  跟  $-ŋ$  的混雜，可不是元朝的正音。

## 第二節 釋聲母

《中原音韻》不注反切。各小韻用○分開。每○下面的字聲韻全相同。版本雖然惡劣，然而用卓書跟後起的北曲韻書來校對，再參考《五音集韻》，《中原音韻》的聲類至少可以知道個大概。趙蔭棠的校本雖然不少排印錯誤之處，但已經比流行的本子進步多了。讀者可以把他的注音跟下文比較，我不願意逐條批評。憑我分析的結果，先列成表（見下頁），然後加以說明。

### （一）“武”類何以作“w”

《切韻》的  $p^w$ ,  $m^w$ , 凡是後面聯上中後元音的，今音變為輕唇。例如“文”  $m^w_{iən} > wən$ ，“奉”  $b^w_{iəŋ} > fəŋ$ 。凡是後面聯上前元音的，不變輕唇。例如“命”  $m^w_{iæŋ} > miŋ$ ，“彼”  $p^w_{iei} > pei$ 。唐朝以後， $p > f$ ,  $m > w$  的時候，中間也許經過  $pf$ ,  $mv$  的階段。以上說詳《古音說略》。《切韻》的  $p^w$ ,  $p^w'$ ,  $b^w$  在《中原音韻》已經變成今國音的  $f$ ，或是  $p$ ,  $p'$ 。至少我們沒有說他不是  $f$  的理由。 $m^w$ （聯上前元音）在《中原音韻》也保存為  $m$ 。惟有  $m^w$ （聯上中後元音）在《中原音韻》能否從今音作  $w$ ，有點問題。例如真文韻上聲有“𪔐”又有“穩”，去聲有“問”又有“溫”。“𪔐”跟“問”作  $wən$ ，“穩”跟“溫”就無從注音了，然而按《中原音韻》的體例，他們既然是不同的小韻，聲音上一定有分別。一查《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立時會發現“文𪔐問”等字跟“穩溫”等字不是同類。按卓書的體例，陰陽調相配。他的真文韻裏“因”配“銀”，是  $in$  的陰陽相配；然而“溫”並不配“文”。“溫”有陰無陽，“文”有陽無陰。微母的變音不論在哪一韻都是純陽，不能配陰聲。有人把微母字在《中原音

| 切韻   | 中原       | 今國音      | 切韻   | 中原       | 今國音     |
|------|----------|----------|------|----------|---------|
| 烏    | —        | —        | 疾    | ts, ts'  | tɕ, tɕ' |
| 於    | —        | —        | 息    | s        | ɕ       |
| 博    | p        | p        | 徐    | s        | ɕ       |
| 普    | p'       | p'       | 側    | tɕ       | tɕ      |
| 蒲    | p, p'    | p, p'    | 初    | tɕ'      | tɕ'     |
| 莫    | m        | m        | 士    | tɕ, tɕ'  | tɕ, tɕ' |
| 方    | p, f     | p, f     | 所    | ʃ        | ʃ       |
| 芳    | p', f    | p', f    | 之(四) | tɕ, tɕ   | tɕ      |
| 符    | p, p', f | p, p', f | 昌(四) | tɕ', tɕ' | tɕ'     |
| 武(一) | m, "w"   | m, w     | 時(四) | tɕ, tɕ'  | tɕ, tɕ' |
| 都    | t        | t        |      | tɕ, tɕ'  |         |
| 他    | t'       | t'       | 式(四) | ɕ, ʃ     | ʃ       |
| 徒    | t, t'    | t, t'    | 食(四) | ɕ, ʃ     | ʃ       |
| 奴    | n        | n        | 以    | —        | —       |
| 盧    | l        | l        | 而(五) | "z"      | "z"     |
| 陟(二) | tɕ, tɕ   | tɕ       | 古    | k        | k       |
| 丑(二) | tɕ', tɕ' | tɕ'      | 苦    | k'       | k'      |
| 直(二) | tɕ, tɕ'  | tɕ, tɕ'  | 呼    | x        | x       |
|      | tɕ, tɕ'  |          | 胡    | x        | x       |
| 女(三) | n        | n        | 五(六) | —, (ŋ)   | —       |
| 力    | l        | l        | 居    | k        | tɕ      |
| 作    | ts       | ts       | 去    | k'       | tɕ'     |
| 倉    | ts'      | ts'      | 渠    | k, k'    | tɕ, tɕ' |
| 昨    | ts, ts'  | ts, ts'  | 許    | x        | ɕ       |
| 蘇    | s        | s        | 于    | —        | —       |
| 子    | ts       | tɕ       | 魚(六) | —, (ŋ)   | —       |
| 七    | ts'      | tɕ'      |      |          |         |

韻»擬作 v, 那是因為北方人不能唸濁音或是有別種誤解的緣故。

世界上恐怕沒有一種語言可以把 f 陰調, f 陽調, v 濁音, 三項同時

保存的 (Dragunov 擬八思巴音也犯了這種錯誤)。

那末，“𠂔”跟“穩”的分別究竟在哪裏呢？再一查《西儒耳目資》，就叫人恍然大悟。金尼閣所記的山西方言雖然不屬於正統的國語的一支，反正還是一種官話。《西儒耳目資》的時代離《中原音韻》大約有三百年。他的第十二攝“文𠂔問”作“ven”=wən。第四十八攝“溫穩搵”作“uen”=uən。“濁平”之下，“v”跟“f”可以並列。第五攝竟然“u”，“v”，“f”並列。“吾五誤”“u”，“無武務”“vu”，“符甫附”“fu”。古官話的 u 跟“vu”差得很遠。u 是從中古音的合口或是主元音 u 變出來的，是雙唇的。“vu”從中古音的微母，是相當於 fv 的半元音性的聲母，是半唇半齒的。他並不是 f 的陽調，也不是真正的濁音 v。又一方面，他跟影、喻母也不衝突，因為影或是喻變為元音化，並且不是半唇半齒的。所以微的變音在《中原音韻》可以跟着 f 作半唇齒的 m。然而從今國音跟《西儒耳目資》往上推想，最好作半元音性的音。為符號的便利起見，上面的表上作“w”。以下簡稱為 w，可是讀音不可忘了他的半唇齒性。

就《中原音韻》的內容而論，只有兩小點叫人懷疑這 w 的擬音。第一是齊微韻的陽平有“微微維惟”一條。“微微”屬微母，“維惟”屬喻四。此外另列“圍”條，下面的字屬於喻、影、疑三母。按音理，“維”應當歸入“圍”條。卓氏《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正是這樣排列的。周氏的方言在這一點上不能完全符合卓氏的系統。《西儒耳目資》的注音可以跟周氏參證，就是“維惟”的音等於“微微”。而跟“圍韋”不同。是否 uəi > (唇齒) wəi，不敢肯定，反正方言有這細微的分別。第二個難點是《中原音韻》魚模韻的去聲有“務霧驚戊”一條。“戊”字屬於明母一等。卓氏的“務”條下不收“戊”字，北方音“戊”不能作 wu。今吳音“務戊”同音。憑這一個字，我猜想現

存的《中原音韻》是由唱南曲的人篡改過的，不能是周氏原本。從此類推，“維”跟“微”同條，跟“圍”分別，也許只代表南曲的吳音<sup>③</sup>。

## (二) 知徹澄作 $t\phi$ 等又作 $t\phi$ 等

這三母不能像今國音的單作  $t\phi$  等。《中原音韻》“知”跟“支”不同音。有人把《中原音韻》的“知”擬作  $t\phi$ ，“支”擬作  $t\phi$ ，這是不合音理的。除非證據十分確實， $t\phi^{+1}$  那樣的音斷乎不可輕信，何況同時又擬上一個  $t\phi$  呢？“知”的所以會擬成  $t\phi$ ，因為有人錯認《切韻》的知、徹、澄是卷舌音。我在《古音說略》已經說明《切韻》不能有  $t\phi$  等音。“知”還得從高本漢作  $t$ 。再論到後來的史實呢，更顯得“知”的變為  $t\phi$  是極後起的。《五方元音》還是“支”跟“知”分列，跟《中原音韻》相同<sup>④</sup>。跟《五方元音》同時代的《西儒耳目資》固然把“支”字跟“知”字都譯為  $t\phi$ ，那是一種山西官話的特徵，是後起的。這方言的知母字有的竟然變了  $t\phi$ 。《中原音韻》“支”等字入支思韻，“知”等字入齊微韻。“支”從中古的  $t\phi(e)i > t\phi$  變為《中原音韻》的近乎  $t\phi$  的音（元音的性質詳下），“知”從中古的  $t$  變為《中原音韻》的  $t\phi$ 。可見“支”的卷舌化發現在“知”的  $t > t\phi$  之前，否則古官話的“支”跟“知”不能有任何分別，正像《西儒耳目資》的同音了。北曲的支思韻裏沒有從知徹澄變出來的字（在“支”沒有卷舌化，“知”沒有變摩擦音之前，官話有  $t\phi$ ，有  $t$ ，很像現在福州話的“支”  $t\phi$  跟“知”  $t$ ）。

除了這支思韻跟齊微韻的分別之外，中古的知徹澄三等，不論開合，在《中原音韻》好像都跟照、穿、禪（牀）三等混合了，都作  $t\phi$ 。知、徹、澄二等混入照、穿、牀二等， $t$  跟  $t$  都變為  $t\phi$ 。



### (三) 娘母字作 n, 不作 ɳ

《切韻》的 n 跟 ɳ 分不清楚,三十母不列娘。今國音只有 ni, 沒有 ɳi。《中原音韻》承上啓下,也不能有這齟化音。

### (四) 照三等還可以作 tɕ 等, 沒有全變爲 tɕ 等

見溪羣三等在今國語早已齟化, ki > tɕi, 然而有的官話方言還保存 ki 等音(例如膠東話), 在閩粵話更不用說了。金尼閣所記的山西官話方言裏“機”等字還是 ki。在《五方元音》屬於金不屬於竹。所以《中原音韻》的見溪羣三等很不宜乎作 tɕi 等,或是作“c”等。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有人竟會弄錯了。讓見三等佔了照三等的地位,於是乎照三等完全得從今國語,作 tɕ 等。於是乎 tɕi-, tɕi-, tɕa- 會在《中原音韻》同韻發現。於是乎滿紙是 tɕi, tɕ'i, ɕi 的怪音。

詳細的說,《中原音韻》的照三等開口,除了在支思韻作 tɕ 等,其他不論在哪一韻,都跟知三等一同作 tɕ 等。至於照三知三等合口在《中原音韻》是什麼音值,我有點不敢肯定。例如真文韻陰平“諄連”一條,“諄”是中古的 tɕiwen, “連”是 liwen。他們在《中原音韻》作 tɕiun 呢,還是作 tɕun 呢?這個問題關乎齊微,真文,先天三韻。齊微韻的照三等,知三等合口字應當作 tɕ, 因為這一韻的合口字,不論影—影三,曉—曉三,來—來三,幫—幫三,一等跟三等都已經合成一條,三等字已經失去介音。所以 tɕiwen, liwen 變爲 tɕu-。真文韻沒有把握。《西儒耳目資》第二十七攝,“諄” tɕun, “淪” lun; 第三十七攝,“遂” tɕiun, “鈞” kiun; “淪” liun (重讀)。這些字在《切韻》是同類的。照三等合口(“諄”)的變 tɕ, 在《西儒耳目資》好像是新起的現象。《中原音韻》早出三百年,當時的照三等,知三等合口也許還是 tɕiun, 然而假若已經變爲